

宐春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二

記

震山巖記

盧肇 狀元

宐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浹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名先生不至皆太守命其

宐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一

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季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對之林于溪南日與郡守高公游其下公名厚衣縷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于巖下予旣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于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樸渙于是林之壇欒杉檜不□豐茂以冠于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

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仰山廟記

朱恂

夫胚渾肇分玄黃肇判其覆之者圓蓋載之者方輿有晦明寒燠以成其序有五星兩耀以麗其上故曰四昔行焉又曰萬物生焉矧夫神明之道其來尙矣古者有弗臧不順之事則徧走羣望鄭子產亦謂風雨不愆禱于山川至誠神感貽厥百祥抑復善者福之淫者禍之總倚伏之綱紀提慘舒之權衡施之于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

人猶反掌爾仲曰廣惠公廟漢文之世而立于山之阿神姓蕭氏不知何許人也其季曰七郎亦立像于別殿昔有徐璠自蕪城歸宜春繫舟于彭蠡之岸忽有人附載自稱曰蕭氏居于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告別而去約于石橋應期而至璠應訴以無產思十畝之田以給其家比乃信舍之間驟發大水漂蕩陵谷出田五頃璠郎驚駭他日再往其處潛覘其形覩之有二龍方悟其非人也□仰山之神矣且龍者陰陽不測變化無窮非史墨無以詳其由非劉

累無以品其性蓋神之所變豈不聖歟厥後靈驗□
可勝紀里民歸之如流水恃之如慈母莫不胥蠻垂
祉威神愈彰有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于太守閻
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其祠在仰山旣險
且阻我其徙之將近爾郊詰旦視之則盡拔其殿宇
置于山下去舊祠僅一舍之地郎今新廟是也朝廷
以廣惠公贈太保其次曰昭靈侯贈司徒噫巨靈之
擘大華也萬右以爲聖跡而神之拔彼棟宇涌出丘
壑豈非聖乎袁之嗇夫實有所賴其或癘疫潛起水

旱薦臻九扈告災六淫迭作莫不仗二神之力而祛
之我皇纂嗣之七稔刺史邊公鎬以廟貌弗嚴榱薨
漸損塵侵翠階苔剥虛廊像設雖存簾箔將弊遂興
心匠重構雕梁方架重門旋屬解任明季刺史張公
承傑下車是歲微旱爰請軍事判官駱延卿虔祝二
神更新締建果獲玄貺乃稱有季矣因率屬邑僝工
鳩力而修之未終其謀而去十季六月司徒李公徵
古自銓曹郎而牧斯郡求瘼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
□用成前美平叔猶存作賦休誇于古殿由余若□

發言須讓于神功莫不廣檻長廊丹楹刻桷文璫刊
外□井懸空簷高而蝶竦欲飛瓦亂而鴛鴦不散繡
櫺星拱綵柱雲趨前架層樓旁堆翠巘引清流而繚
繞面藍岫以參差豈惟玉女窺牕可以天人下視以
茲宏麗固卜延長狀後續飾其像迎于二殿仰夫雕
鑿之成威神之盛鳧趨螽集有以盡其瞻敬矣則知
非二神不能垂其祐非賢侯不能崇其嗣望祠之中
此實爲最無以繼也遂命載筆傳之以紀其事罔愧
直書用刻貞琰保大十季龍集壬子冬十二月五日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四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
曰隆初廟在山之逕獺潭後徙于堵田唐咸通中封秩
視文昌郎南唐皆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
大中祥符二季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
訪之著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楊舟
次彭蠡有两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
謂璠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
□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俄而山

□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唐武宣□釋之徒有惠寂者隱于郴州王莽山以嗣瀉山靈□□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土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季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大樾泊狀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于此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郎指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于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宜春縣志

二少季謁見風姿灑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
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季曰僕家于宜春之南三十
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腥膻姑至此避之鉉異
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大畧也吾聞莊周
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狀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爲
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
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暘以
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

幾之矣嗚呼茲□□于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都虎
豹猿狐之所盧魑魅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
嶄絕樵夫收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
者莫知其幾千萬季而二蕭乃與惠寂老相植于曠
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
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斬心若二蕭者其進
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于東山其事獨傳于其徒而
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
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死亡以明予素知之元

□六季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神廩者爲姦而佛印
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
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于神禱而卜之
神以釋告于是國人改嚙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
蒲塞之饌淫歌踏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
正己求文記之因敘其本末而示之嘗元祐七季九
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宋鄭王賓 教授

袁爲州在禹貢楊州之西南治宐春按寰宇記宐春
宐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七

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季刺史蘇公球于嘉
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
曰乳洞文久夫傳莫稽其迹後有蕭亢宗者縣掾也
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峕之文不授無以紀
勝槩予被命典教于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狀天成
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敘
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
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有門自門
而入密不□□若廣宮大廈閬狀而夜半也執炬循

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岐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西峻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

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斡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于亭或無雨禱之必應生暨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予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也狀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于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狀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

□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中和日記

州學記

李

覲

大學說
書

皇帝二十有三季制詔州縣立學惟皆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季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濶踈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九

庶黝堊丹漆舉以泐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噐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季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覲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廬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艸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季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心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亦爲國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疏泉亭記

宋

袁延度

通判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爲火備亦以灌漑滌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

其績渠于是堙後二百季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頻爲火困王公察治舊渠以爲備狀經制靡固王公適去渠隨塞又二十季延度自同得罪倅是郡至郡皆居民新爲火焚蕩狀如野處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與之爲備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潺潺冷冷聞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瀦爲池池中築洲洲植以竹其下種蓮復爲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

李公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
泉賦詩一章刻于壁天禧三季九月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季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
十四季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
幼孤□于兄嫂氏嫂卒服基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
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
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祖幸臣切齒貶連
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旣去人懷其惠生子悉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十一

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
都遷尙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
于理用是復□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
畱邸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
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
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僅免若是兵可
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天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
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
王承宗可取乃授書□耆以往□宗卽獻德棣二州

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
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
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鱷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男
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没不得出公皆計傭予直而出
之尋奏聞著于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
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土廷湊爲節度詔公
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
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
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
宐春縣志

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
益夙夜茂勉庶幾前列謹拜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十一日

重修郡城記

阮 閱 知州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
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
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
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
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三

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
之利歟歷年旣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
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
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
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
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迺謹奉詔帥
治中間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闐慨然相謂曰
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
于是計功度用請于□□度牒又許勸有方者借助

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于山
陶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
磬鼓弗勝矣重阿崇闐屹若雲轟控山阻江雄冠東
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
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牆三千五百步
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
舊無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
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
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

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
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
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
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
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
郭郭旣壯姦冗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
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
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
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

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成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郊原視城壘□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五

盧□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纔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予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

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
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
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
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
拱揖仰止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
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
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鸚鷺
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
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讐服三鎮凜然與裴
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廊
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
者豈獨惓惓于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尚及見公
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邕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
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以手加額曰
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之師分屯備
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百□

輸丹陽袁之爲州地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辨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柰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攘敝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于必免章旣聞二三

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噤不吐一言迄無所建口
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
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
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于食豈
不甚急于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添
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乏食條陳至于三四遂免上
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
是于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伋字
彥思溫陵人治郡恪遵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十八

恕馭吏肅然隆寒盛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懦每思
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于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
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
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昔免和糴郎今免兌淮也
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 徽國公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
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老子釋氏之口

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于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卓

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于其學又拘于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流源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功于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于熹者其意豈不有在于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于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于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于濂溪其無患于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于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于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于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于此祠而已也故熹暨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修城記

張嗣古

中奉大夫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办解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迺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竒役人之力

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于秦漢定于隋唐而升于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于此方海宇熙又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攷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嚴嚴罔有刑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

聽訟爲急以釐廢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摧陴廢類不復經意袁民得奠枕者眞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于微扶僵于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

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弗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恃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于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敞則改爲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旣敬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十二

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于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以正月八日游于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盼蠻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陵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懼曰此飛簷

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
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
以備拜享別造齋閣于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
李訖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
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
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
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
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
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二十三

底于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
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
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以圯壞
而修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
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
報祀卽天子至于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口
以厚其本也後世吏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

會是究是圖絀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爲具文壇壝弗
餘牲弊弗虔踵陋襲傾類以戊祭應故事禮則亡矣
何有于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敝歲久鞠爲榛
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拔蕪穢事已如初乃
若風雷雨師則望祭于廳之東于禮經尤不協今邑
大夫王郡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殫治之
壇增其高壝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
一如禮制亭翼于前以虞風雨門伉于外以嚴啟閉
周植喬松創立華表以引遐觀于是昔之廢墜煥然
宐春縣志

□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韓文公新廟記

黃 榘

白堯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臺何盛衰顛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宐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廿五

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于支離踏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于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迓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

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于身驗于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于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

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頹圯大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口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于後非先儒發其

縕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
敢以陋爲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
陋也廟之役始于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
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于大江負城兩
崖東爲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
年郡守李侯訖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刊敝圯闕
不可頓足負且行于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廿七

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
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椽高君炎董之取材于山取
工于傭閱月而成規制侈于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
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
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
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
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
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
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

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昔孳孳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銜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于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己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新建尊經閣記

元虞 集 學士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二十八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吁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

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吾民甚易治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辦民以寧壹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于故家取良甃于遺庾作尊經閣于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堊稱焉東南

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白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于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于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觀覽焉郡史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爲名閣

也人之于天也天下之于君也一家之于口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于其所尊無所違矣風氣既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于羣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于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

然則天下萬世之于聖人也書之于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爲勝而謬于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于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可已乎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學士

道之大原本于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有堯舜至于孔子至于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

□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
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
星聚奎天啟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
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爲己任圖之于書探造
化之原明事□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
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
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
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庫
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
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
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
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
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
爲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
力于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
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勵于中退而
玩其圖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爲德行見之
而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于俗學之陋特之以

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爲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重建秀江橋記

陳 定 訓 導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廨可二里許天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礮蕩析川逝靡遺永平劉公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興嘆謂昔王周爲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二

粟治其橋今吾蒞茲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以克協道故趾重建而揮使石旻等尤慨然解犀于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椽况累□厥石貞磴磴礪立屋厥材孔臧俛垂天紳俯跨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邛須軋轉蹇躓往來交迴利濟之澤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瓴甃丹雘俱極績壯共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加旣而郡侯以事非紉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

斐不獲廼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煦濡姑息至不能忍何邪先王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今以爲美談公道之在人

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主聖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杯勸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三

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之志其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爲守令者之度定際其盛而欲引其道于永久廼撰其事以復厥命

重修袁州城記

嚴

嵩

大學士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餉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大

□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廼已責弛禁均役清訟

□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菑而不害歲乃有秋
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予予敢
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爾其董于役植表定位析
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民而諭之
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
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寔
相厥城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
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隲度規費所
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

填委山積百爾所需咸出計措無縻于官無病于民
侯素精勵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
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費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而
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郡
古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
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閣遠近迴合綿亘轟
屹被以林阜阻以川坻隱然奧區也往時隣壤有滿
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累然道相屬襁負而至
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勢旣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

以自足果蔬魚稱不出境而得之士沃無外慕則□
巧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
使而事有成羅侯自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
瘡痍煦以惠和民旣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
風聲而壯侯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
以病袁也然則爲袁之民者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
仕未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
山觀兵于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五

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
無隳

廣澤橋記

徐階 大學士

廣澤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于袁諸水
最大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
厥初伐木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于火凡往來者
胥以爲病然而有司詘于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
師大學士嚴公嗣子太常少卿世蕃蒙恩賜假歸郡
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請于公欲以屢歲所□□

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先其民而後其身是故苟利于人有約己以圖之者矣予幸際聖明忝輔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之邦望予以濟其曷敢自恪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金二千七百兩餘命大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與之謀募工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三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改甃之以石以□火災經始于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廣二丈袤三十二丈有奇于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垣然如履康莊而勞與費郡人不與知焉其秋公以橋

之建出自賜金具以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名載錫山川增賁于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御□君方伯喻君合辭以謂是惟少師公彰君之賜是惟聖天子重輔臣之請乃希闕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之澣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莫不欲康又兆民以弘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皇上兼體

堯舜淵衷宸慮無一日不在于民而公以明德異才贊襄密勿其視天下惕然有饑溺由己之心夫是以道合志同諫從言聽措諸政事若育賢才弭邊患罷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賑窮卹孤長善宥過既已導宣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念梓里捐千金之重發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下浦二橋上又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病涉而皇上仁澤覃敷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大小罔不濡被蓋公之學得上而大行上之澤得公而彌廣豈不可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七

謂有君有臣曠千載僅見者夫公之勲德在朝廷利澤在天下固當有紀相遇之盛垂竹帛銘鼎彝者而階非其人也謹因茲橋之成論之如此

廣潤橋記

鄒守益

禮部侍郎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朝成化間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當楚蜀滇黔孔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寘足者惴惴若溺及圯則望若秦越少師介溪嚴公聞而喟曰吾當爲鄉人拯此患公爲明天子簡注自宗伯

入柄弼嘉靖之化寵錫鴻典罔敢自私出賜金付男
少鄉世蕃伐石僦工以與鄉人沐皇澤于無疆始□
丙午四月成于丁未七月計橋二浦灑水九道衰三
十丈廣一丈五尺面甃以甃工竣請額上親定曰廣
潤郡邑大夫告于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忻然曰
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告于少師
建亭礪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予益益瞿然
曰巖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牀論文
軍門趨義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功贊德表耶昔伯禹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三十八

佐舜克艱交倣八年于外視溺猶溺伊尹相湯一德
用協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少師其諸猶溺若推之
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隅觀家于境觀天下于鄉世
有陵駕鄉閭敝化蔑義人之視之若觀火然維公造
膝密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時政天下陰被
其賜至比歲大饑漑粟五千石以活邑孳約束家童
以閔有司溷鄉里爲大戾隣邦穎泚焉茲復費鉅役
艱用屹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姓曰□
以祝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

天下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
君臣動色相慶則仰瞻聖額規摹更宏遠矣□□□
運澤潤生民若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幼□□
俊民有章犴獄有經旱潦蝗疫有備將薄海若比閭
畏途若衽席而無復墊溺昏札之沴以千中和是睿
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也公尚懋之罔俾禹伊專休
于謨訓

化成巖記

曹光同知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罔平臺可寄登眺之勝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卅九

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
衛公德裕謫宦于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
大節固莫能殫述然卽其陳丹宸排訓注薦盧肇逮
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
下因其地思其人固景仰先哲之至情豈徒資游觀
焉已哉歷宋及元宦游于袁者如陳述李訖趙筠夫
曹叔遠那海諸公相繼建亭構祠侈傳其盛惜其後
莫有嗣修之者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秋
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飭憲貞度布德宣仁暮

年之間駸駸乎百廢俱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奇觀競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爲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之■材卜日命工建屋于其上中爲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閒館以備庖烹經始于己未年七月辛卯日落成于八月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于民無與焉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晨憇宵游咸有殊致而昔日荒莽之區

蔚乎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得遇于季公若相得以有成者豈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爲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

之休者也是不足爲良二千石乎時僚友汪君魯泉蒞任樂觀厥成予乃爲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之大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弗著□

浚渠亭記

徐璉 知府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十一

弭火災而民田藉以蔭灌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訏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元禧年通判袁延度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弘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民□

□憐予曰古渠之疏或有待于予也乃詢及吏民耆老謀諸僚文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坵畦內而井塘池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卽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磬谿委會地勢殊勝嘉其景而憇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落之棟簷軒昂

窻扉耿爽背巖谷面洄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怪石盤踞巋然岌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巖從傍材多楓柟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鳥諧鳴駭娛心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峯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遜在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琅琊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吾

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而建又知渠開創于前者如彼之難繼浚于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于前哉衆皆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袁州府修城記

張春侍讀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恒雨水善圯不堅屋覆以瓦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瀑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四十三

溜上注傍射爲圯益速圯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甘心焉其說有二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今吏于茲土上之人法守是防費銖兩以上必關白候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蒐剔之得間則嘖言胥興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卽不得已之舉亦將反亟爲徐有志者浩歎中沮設奮焉從事其不往復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克抵于有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于城哉以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爲憂治世者所夙夜

也袁郡據江邑土流而接湖湘其爲要地也舊矣城相傳創漢灌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羅侯輅嘗仍制修築今少帥嚴公記之歷三十餘年諸君子相繼來守罔不歲厯料理郡與衛雜治卒參用軍民三七之財爲常費未有改圖建經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于勢而非籌慮所弗及抑事成有其會不能無侍耶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卽登城閱之顧寮若屬而歎曰屋以覆城亦以敝城易瓦以甃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盍圖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十四

之明年秋代巡初泉吳君藩臬樂湖王君井居成君按部適至侯首上方畧諸君躬詣相度良快其請而巡撫五山陳公亦報可由是城役滋有定議城周遭爲丈凡一千有奇其費灰之數以斤計三十七萬七千四百有奇磚之數以片計其大者二十八萬三千有奇小者四十四萬八千一百有奇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素審撤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數足之軍之金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爲金二百九十有奇夫役

簡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徧□□
期鳩衆獻伎者無留智效力者罔遺勇始于甲寅之
冬再閱月而工告竣痺而增崇險而坦夷頽而竝立
缺而完固陟者遐矚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四顧
轟轟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
有大役倏瞻新城夔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
是舉乎于是二守鄭君鑿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蘇君
景和宜春尹劉子廷舉分宜尹許子從龍萍鄉尹梁
用達萬載尹倫學智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

予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允矣
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措尤不苟誠故上下
信之不苟斯其于難者易矣宜不大聲色而重役遄
就偉功茂建式垂遠規於乎觀是一端也其爲政要
于錫福庇民民永有賴者可知已曩少師之記有曰
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若袁侯可謂無隳前修者
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爲心則茲郡之重江右也
豈直今日而已哉侯名襲裳蜀眉州人登嘉靖乙未
進士由南戶部郎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

縉者寔受侯檄終始是役于法亦得書云

鳳竹徐公新置學田記

張秩編修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襁諸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蘇邑以無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四十六

賢業已遍涉諸屬縣郎窮山邃谷士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于是四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春焉初令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于民敲朴轉徙怨聲載路南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爲甚公廉知其狀歎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子官而重困吾民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

不理害其有極捐近利而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之以備軍需乎乃謀于南贛督府殷公江西巡撫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于是官民兩便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蘇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糞粥者乎有歿不能糶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辦于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會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乎卽以分給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

豈屑屑然爲多士饘粥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
異日效當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
業也猶農夫之耕也襪褌弗服錢鏹弗痔曰士之惰
鹵莽而耕口裂而耘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良莠
曰士之蠹必也口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
之以肥于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
者是素餐也卽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粲公之養十
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
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桑梓
宐春縣志

藝文又三

記

珠泉記

福建
觀察江
臯
桐磊齋

宜春以泉勝志稱醞酒入貢或云在城西四里久失所在今縣治之西有寺清泉一池當其門舊傳泉日兩涌與海潮通中有文魚邑文物盛時乃見是爲靈泉又出城南門五里有珠泉源出泉水嶺下平地湧出穿石罅中注以方池廣尋丈清冷澄徹其光可鑑微波蕩漾時噴沫波面歷亂如珠圓轉錯落掬之隨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四十九

手而散上覆一亭橫以小橋可俯而濯汲而飲輕儵游泳其中去來如空其流湯湯漑田千頃民賴其利此蓋泉得地之靈而溥潤物之利者也聞之易曰坎者水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又曰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水之爲用大矣哉故其流爲江河滙爲湖海注爲淵潭激爲驚濤揚爲飛瀑奔騰振撼其勢動而不能靜勞而不能安也其爲萬物之所歸也蛟龍居之鯤鵬化之舟航汛之網罟依之以至寶藏珍奇珊瑚瑤口木難火齊百貨填委而山積莫非其

源流之變幻而不可測也况乎隱伏出沒不可端倪
矯輓波折茫無涯際如禹貢所稱沅水東流爲濟入
於海溢爲滌或入地忍千里不可尋或出土高數丈
不可抑又豈人力之所能施地利之所能盡哉若斯
泉之悠狀一勺也同乎水之性而異其情出乎水之
源而故殊其象人之被其澤也既足以助觀遊又足
以資稼穡謂非鍾山川之靈秀大潤澤於茲土也哉
則所以培其源而廣其澤者又在挽狂瀾而濟巨川
者矣豈徒供耳目之玩已耶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

化成巖記

江 皋

柳柳州云遊之適有三曠如也奧如也吾謂山水無
定境因人爲顯晦曠者遇幽深孤寂之人雖曠亦晦
奧者遇開朗軒豁之人雖奧亦顯袁之山大而曠者
惟仰山小而清且奧者惟化成巖仰山距城百里外
荒寂不可遊化城去城北二里許耳枕江帶城短策
輕舳朝暮可造李文饒謫長史時曾讀書於此人至
今稱之山不甚高迴合委蛇茂樹深叢怪石□崎自
成崖壑曲有奧趣勞人應接秋晴操小艇溯洄□之

倚棹沙汀步至山麓石之排突森列若蹭若趨類牛羊虎豹奔而下飲於江與客爭路當門一亭特立衆石紛繞其傍拱揖趨承如相應答顏曰語石愚山施先生所構也舊有亭曰倚巖曰翠靄皆用文饒賦中語石苦爲所掩盡鬱其礪礪層疊之奇先生折而新之呼石與語也今亦倦欲仆矣巖鑿山數十丈環以亭軒中爲文饒讀書臺憑高眺遠江流繞足下羣山星拱屏列兒孫羅立荒翠空濛想見其置身高曠俯視塵寰也右折數武有石撐嵯側出色鮮碧如波上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一

青蓮乍舒半萼下小洞豁舒偃倮而入曲身盤折望之疑烽入花房卷舒高下而嵐氣煙痕盡收襟袖矣壁多題名剝蝕不可讀此非境之至幽且奧者哉狀居者遊者朝斯夕斯杖履盤旋往來無間而官遊爲政之人雖曰名山不遠必得一登茲丘觴咏嘯歌以爲曠豈非以文饒之高風亮節曠絕千古因人以重其地哉故曰山水之顯晦在人也若仰山吾終對煙雲而惆悵矣

湖岡臺記

江 臯

袁在萬山中山勢嵯峨盤曲從西南來有峯獨秀出於城南者曰湖岡臺昔爲晉鄧表學仙地今則學佛人居之磊翁往遊焉出城山徑頗幽行稻畦流水中十餘里望村煙縷二松陰竹翠間漸近岡之麓矣一徑斗絕拾級而登若履層臺穿淡竹數百步梵剝踞其巔疊石爲墻磊二多野致白頭老僧扶杖偃倭揖客坐丈室與之語知其得法於天柱臨濟宗派也隨步僧寮淡寂處有小池不盈丈清泉澄徹僧指曰鄧仙洗丹池也山巔有片石爲斗壇翳榛莽中不可見

墻隙老桂一株枝葉扶疎如蓋巨石數塊可箕踞而坐花時香飄金粟蔭數畝左一小樓登之衆山拱揖相迎可招與語僧導至層岡倚長松如遠眺峯巒巖壑起伏於煙雲變幻中高者下者聯者斷者聳若拔者翔若飛者蜿蜒若龍遊者軒昂若鰲峙者散亂若鳧鷗者崩而欲墮者俯而相倚者千態萬狀爭相出沒平田千畝如画碁局長溪一帶青羅繞之林□□花新霜乍染不知身在武陵圖畫也秋雲□雨□□厨策杖歸意若有不能釋狀於此者焉從來山□□

奇以人傳狀人之爲山水奇者不歸之仙則歸之口蓋以世無嶮崎磊落之人足以當之謂非仙與佛不足當其奇也袁固以高士而得名也况乎登臨流覽又多前賢之遺跡如韓李諸公足爲名山重矣何獨此一丘昔爲遊仙煉藥之區今爲浮圖卓錫之境竟無高人韻土收攬其靈奇以自適其性情者何耶豈山水之趋向有所轉移古今人不相及取亦吏勤其戢民勞其業無暇觀遊放懷物外取吾願今之爲政者庶幾遠慕古人以怡神適志於山高水長可也勿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三

盡委其奇於學仙學佛之人也

重修報恩寺碑文

知袁州 于嗣昌 古項人

天下事有期其狀而未必狀有不期其狀而無不狀者予於重建報恩古剎見之矣夫報恩古剎由來舊矣興於數百年之前頹於數百年之後理固狀也雖未考其創於何朝修於何代止見此日之傾頹已不勝人今昔之嘆閱袁陽大觀宜春臺爲最居萬山之中收羣峯之翠樓閣崔巍光輝四映使相形之地不再建殿閣以并峙覺春山無伴爲勢亦孤故昔人之

畱心此地實爲本境兆庶造無量之福基也職斯土者寧忍置之不問耶余自戊午歲叨守此郡正吳黨叛據長沙王師數萬駐劄袁陽當是時見滿兵盈城漢軍遍野一二子遺未登衽席遑問地方之形勝古剝之零落乎幸不數月而王師奏凱吳孽宵遁哀鴻漸集瘡痍漸起斯時也民稍有情官稍有政卽應以百廢當興爲心矣除招徠復業勸諭開墾而外遂思修學宮建隍廟培植風土其如寒員冷署力與心違乃忽有余舊契善男子袁守才自楚而來其人

經營爲業搯贏筭以權子母殫心寺廟累錙銖以廣修建急公尚義罔計家室雖身在奔馳之中實心出風塵之外者也與余談及地方之凋殘皆由于俗尚之有碍隍廟學宮固爲士民造福之基而風水攸關亦係衆生受業之本欲求錫福須保無殃遂勉力倡先於報恩古剝重修建其時則更有天柱禪師駐錫於此搯行孤清悟徹大乘久爲輿論所推服余政治之暇間與之接心切重焉卽以興復報恩爲請余尤嘆其立意之不同流俗任事之不辭艱苦爲可尚□

查康熙甲寅歲未亂以前總戎趙公大參施公曰□
地方之憂爲憂百姓之命爲命見此有關民瘼之地
零落殆盡時切痛癢卽欲庀材鳩工重新舊址後竟
有志未逮罔成善果者何也總由數年來羣逆蜂起
勞於王事故耳余故曰天下事有期其狀而未必狀
者此也乃以數百年已頽之基兩當事未了之因緣
一旦而煥狀于一時成功于久遠余雖偕同人竭力
捐資以勸盛舉終不若一善士一高僧之慇懃篤切
勇往直前不兩月而殿閣互倚增春臺無限春色法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五

幢燦爛布億垂不朽恩波余故曰天下事有不期共
狀而無不狀者此也爰命勒石以記之

康熙 四十三 年通政 馬三 公廂九 甲鍾姓 出業前 任	邑令張 立報恩 寺僧戶 寄南畝 廂糧二 兩九錢 五分	善東畝 地名射 鵬計四 十畝官 糧二兩 九錢五 分	上塘門 首十巴 田二二 十巴門 三首秧 田又十 畝五巴 田二一 十巴一	家塘八 首十巴 田二二 十巴門 三首秧 田又十 畝五巴 田二一 十巴一	上塘路 三下十 五巴二 二巴二 畝二畝 墻背源 頭十五 五巴巴 五二畝 畝今改	四畝下 家遲田 三十一 巴二畝 八畝十 巴源頭 井邊二 十巴巴	一畝指 月塘下 四畝十 江巴七 上畝一 百橋背 十五巴 五畝十	今改一 四畝八 月塘下 四畝十 江巴七 上畝一 百橋背 十五巴 五畝十	十巴一 四畝八 月塘下 四畝十 江巴七 上畝一 百橋背 十五巴 五畝十
--	--	---	---	---	--	--	--	---	---

小巴坑塘中新塘四一分十管一巴半小大塘新五塘巴一十淡塘巴一半
早田六分五百管一十巴下遲新田五三巴百五簡十家塘內管五巴其
募修報恩寺引 知宜春 江爲龍 城硯人 崖桐

豫章之山水甲天下洞天福地最夥二氏之學多居之道如張許王吳耀照千古釋則自遠公說法匡廬以來宗風大振而紹衣五宗首推瀉仰二固袁屬也以故袁之招提蘭若稱特盛而報恩寺尤著焉寺在郡城內居邑治東偏肇基於唐天授間爲重興寺宋初號乾明崇寧中改爲崇寧萬壽寺至政和則賜額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六

天寧後又改爲神霄宮紹興年間賜今額燬於元復修於明歷代之得三昧者多講法於此爲緇流一大都會鼎革後口經兵燹僧寮丈室蕩狀無餘卽殿宇之僅存者亦皆傾欹零落頽垣敗壁非復舊觀矣歲在壬子司空天柱禪師將振錫曹溪取道於袁前李郡伯暨 趙總戎 陸邑宰悉師道行畱寺開堂一時之比丘雲集迨戊午前 總鎮梁公 郡憲于公 邑侯王公謀復修之捐得千餘金屬師任其事越歲餘大殿方成 梁于二公皆先後鶯遷去嗣有

馬君者卽今通政之公子也過袁陽假館茲寺更爲倡募飯僧田四十餘畝雖伊蒲不匱而厥功終未竟無何師亦遂西歸師爲皖江丁氏子丁固簪纓世族以具慧根故遂參最上乘今其傳衣鉢者則爲惺崖上人上人亦出自丁實爲師之從子芝根醴源宜其演三車現龍象也上人承先志發大願力誓將鳩工庀材恢宏舊制復整祖庭供食談經一續瀉仰遺緒因持簿而請序于余二曰大矣哉上人之志乎功鉅費繁酌之正不易也上人曰不狀寺爲袁之古刹隸宜春縣志

重修宜春縣儒學碑記

江爲龍宜春令

政莫先於教而教莫大於學學也者所以尊王道而育人材由郡縣以達朝廷爲興賢崇化之基焉令敢怠厥事哉宜春學舊屬諸郡創自房瑄邑無專學宋淳熙間令柯春鄉始議建置袁山門外其地傳爲唐盧肇故居襟帶江流山川盤鬱靈氣所鍾人文因之以振宋元以來時修時圯明正德間太守胡公璉特爲修舉正方定向疊石障江殿堂廊廡規模大備至鼎革未有位置而新之者無復舊觀矣余承乏茲土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記

五十八

祇謁瞻禮周矚廷廡多蕪漫弗治心焉愾之起覘其星土則自仰山神嶺飛翥而來蟠龍望鳳蜿蜒陸離秀水湯湯與絃歌相叶宜其文章蔚縟後先輝映也然人文地氣猶鬱而未克豈士之弗振地之未飭歟魯作泮宮蜀興禮殿惟人是賴任茲事者舍令其誰哉於是計工度費先其大者次第舉之戟門所以肅觀瞻也兩廡所以嚴駿奔也禴奠鐘簋籩豆之器所以光几筵也名宦鄉賢所以表先賢而勵後進也於茲弗飭無以昭敬頽舉敝易莫敢不虔入其門垣口

翼翼相引矣升其堂黼黻煌煌相秩矣入其室俎豆
絃籥樽彝烺烺相置矣由是漸臻舊規勉告成事爰
進諸生而詔之曰士知學之所以重乎學者教之始
政之所由成也諸生誦法孔子歌咏先王履仁蹈義
敦詩書而習禮樂皆上所以養之期其學之成出而
施諸教也顧其時與地猶不可忽焉生有爲之時居
可造之地而淡之以實學將進而幾於道可以淑身
濟世繼聖賢之絕學入澤宮而對先聖志氣感通羹
墻如見必思所以淑身濟世者何事非徒博科名而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五十九

謀利祿也 今天子建學立師養士之法遠軼三代
可謂時濟休明矣宜雖蕞爾邑前賢如昌黎贊皇袁
京盧肇諸公文章功業焜耀千古非萃山川之秀而
蘊其英華者乎芳躅可追地靈終未歇也余雖有志
於學亦旣忝爲政而耑教化之任矣諸生其毋負此
學以共勉於聖朝之教哉先聖其式憑之長吏亦將
藉手以言政矣敬記而勒諸石

重修韓文公祠碑記

江爲龍

宜春令

唐昌黎韓文公元和十五年爲袁州刺史至宋皇祐

三年太守祖公無擇祠而祀之祠後遷焉尋復其舊
嘉定間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
侯強恕續成之歲久頽圯今宜春臺畔歸狀獨存也

皇帝四十三年宜春令

某

來蒞茲土瞻拜祠下恐不修

將廢無以表先賢而式來學令之責也起而議修之
昌言於衆曰古今所恃以爲政者惟道與法相維於
永久而已道爲立法之本法爲行道之方上有傳道
立法之人則下爲守道奉法之世風俗人心所由日
臻於淳古也自堯舜至孟子二千年間道統相傳源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十

流可考孟子以後千餘年異端起而道始晦而法亦
弛韓公出而任之所擇既精所學既正施於政者周
詳而慈惠蓋繼孟子以企斯道之傳於治法有光也
狀道周施乎天地法運用於綱維自天子至於庶人
所以事神使民脩紀建極一道德同風俗皆由此也
一人統之可以化於千萬人一時措之可以通於千
百世其窮達顯晦險夷順逆之數終身以之或德與
命符或性與遇乖設施運量動靜攸宜豈偶狀哉當
其窮也約六經之旨闡道德仁義之源則八代之衰

可啟也及其達也心社稷之憂陳救災恤患之計則陽山之政可懷也顯之尊國體彰君威慮中機宜策籌闔外故韓洪可說承宗可取蔡州之師可平也晦之嚴正氣屏邪說忠直格天至誠動物則佛骨可諫鱷魚可驅也履險則嚴辭以捫強暴忘身以籌國難鎮州可入庭湊可服也處順則澤及於窮荒風行於下邑讒忌可消頑梗可化也此公生平之大節出乎身加乎民所以傳道立法而端致治之本也袁固公爲政之地也昔袁之俗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宜春縣志

得出公皆計備與直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此爲政之大百世有庇於袁者也烏可以不祠況今之郡伯慕文公之爲政思爲傳道立法之人如祖鄭諸公創始而續成者其規模更大也今敢次第修之執殳前驅罔敢怠厥事爾敬銘而勒諸石

大道昭明卓乎天地聖賢開之治法攸寄厥有精微匪關功利孔孟旣遠道統將窮以身任之惟我韓公窮達不變異端必攻障彼狂瀾百川始東道伸時屈履危蹈險正氣孤行鋒鏑難斂豺虎咆哮風雷怒閃

化行其地海澨山坳民安吏飭惟此袁州庚棗畏口
江山勝游高祠崇祀俎豆千秋我瞻道法舍此焉求
重修宜春臺記

袁城之中東南隅有臺五十丈聳然而特立曰宜春
臺傳爲漢長沙定王子成故跡也舊有種桃亭瀉山
齋閣其正宇祀仰山之神臺畔石坊二曰憑虛曰積
翠爲郡邑名勝之取佳者高明宏壯出雲氣而凌風
雨挾光景而薄星辰袁陽諸山勢若環拱凡平沙急
湍林木蒼蔚與烟雲禽鳥之出没漁舸賈舶之土下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十一 □ □
皆襍然呈于几席之間予始至是邦攝衣其上見夫
殿宇檻榭欹側傾斜聖像金碧剝落塵印鼠跡間所
謂亭閣石坊已無一復存者輒不禁今昔之感焉盖
袁之勝地如珠泉化成不一而足然皆未有若茲臺
雄踞闐闐之中而山川平遠可以一覽而盡者也奈
邑處瘠僻適予葺學宮造橋梁募修邑乘創建義塾
騷然繁費而于茲臺捐俸募資未遑增構惟是瓦級
之破缺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者悉治之非敢謂增
奇飾美也亦修舉廢墜神像殿宇稍新其面目至于

亭閣之嵯峨石坊之壯麗復其勝跡則以俟後之風流賢宰擴而興之以成其大觀也

修橋記

甲申秋予自桐來宰是邦舟坎彬江就陸行二十里許至下浦見長虹傾頹夫從蹇裳以涉予乘輿而濟尚惴惴若可危者訊其名曰廣潤橋水自大仰山發源經入秀江值春霖激射以圯予遂捐俸募衆爲修復之越丁亥歲邑人來告曰去郭五里而西有沙陂橋焉忽秋漲水決而橋壞渡甚險凡十甕工費浩繁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志記

六十三

予復捐俸以倡并令募衆資以堅石固其岸巨材壯其趾庀木鳩工□歲而成蓋二橋當楚蜀滇黔兩粵之衝歷有年所其利于商賈負販之往來者甚大而關乎仕宦郵驛之奔馳者孔亟也夫昔之治橋莫如杜預預以孟津之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不可後橋成而衆便焉百官舉杯以勸預曰是非君不立又王周易四鎮嘖有仁聲橋壞覆民車粟周乃慨然曰予過也遂償民粟而治其橋二者雖先後不同其爲利民一也余之不逮古人遠矣是兩役者不過□

茲羣力以董成之區區奉行故事較之杜王二公之流風遺澤吾固遜焉而未遑抑修舉廢墜其于自責之意或有合焉云爾獨是向之傾頽而病涉者今則鱗疊密次危而易之以安險而與之以夷登斯橋也可以臨流而賦矣爰綜其本末以爲之記俾後之人得以覽觀焉

邑侯 江公鼎建義學并置學田記 劉長發
稽古大道之行由于明教化教化明而後禮讓興禮讓興而後士無佚行民無奇衺其時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明先王之道以成比戶可封之俗彬彬乎人材蔚起化理日隆治之盛也有不自里巷都邑漸而放乎邦國達于天下者哉方今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十四

聖天子崇儒重道同文化洽內則輔弼大臣外則州邑親

民之官導揚德意宣布風猷故一時文治軼前代而過之邑侯 江公以理學名宿出宰吾宜越數年政平訟理事息人寧寬仁恭敬之實孚于閭閻神明惠愛之風傳于鄰壤盖德意之綿亘與袁山爲高秀水爲深者也下車以來興廢舉墜善政未易殫述獨其

振興文教愛養士子尤加意措注焉邑舊無義學寒
峻之英僻處一隅業無耑師 公時思規畫初構舍
于城東多方修葺業已四方雲集遠近畢至宜之父
老子弟無不喜動顏色傳爲盛事顧猶以爲湫隘囂
塵復于城南行宮寺之左相其地脉抗春臺面仰峯
雲山秀麗水木清華公曰可矣時有民屋出鬻者遂
易之爰庀材鳩工百堵皆作頽者興敝者易狹者闢
皆舍其舊而新是圖公退之餘日必親至周視焉不
逾月而告成堂庭門廡翬如翼如又慮供膳無資置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 藝文志記

六十五

□一

民田若于畝地名十里山以其近郭而便經理也增
置廬舍募佃耕種卽以歲入之租爲生徒餼廩悉捐
清俸不費民間一絲一粟焉于是講習有堂寢息有
室庖舍湣浴有具授粲改衣有給俾士得一意講習
于其中然是舉也豈徒獵取科第之是爲惟是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修身勵行則內聖外王之必講窮經
學古則異端曲學之必嚴窮善一身達善天下此物
此志爾則 侯之建學立教聯以師儒所以仰答
朝廷造士之意祇承 當道作人之勤者不已兼舉而

無遺憾也哉將見人文麟炳忠孝蝟興節義昭著處
擅鴻逵之望出樹鳳翽之祥興文教而厚風俗佐
國家一道同風之治萬世無疆之休于彌永也矧侯之
道德文章久爲士林楷範讀其制藝如獲乘珠拱璧
佩其教育如坐化日春風其爲吾邑之人士師表者
豈淺鮮哉落成而命發爲之記發不敢以不文辭謹
書其畧勒諸珉石以垂公德于不朽

將義學基屋并義學田山塘屋畝糧詳列于後

一義學坐落城南朝眞坊行宮寺左岡上前至大

宜春縣志

卷之十五藝文志

六十六

□

街后至漆樹外牆垣爲界右至本屋牆外水溝
爲界左至本屋牆外一路高墪爲界直十九丈
前橫濶六丈六尺漆樹後濶十三丈門樓一進
正屋一陣五間東西二廂門窻戶櫺週圍牆垣
俱全

一學田坐落十里山檀官坑早田貳拾肆畝大小
共貳拾陸坵肆百捌拾把東至楊姓田西至楊
姓田南至路北至賣人田爲界一處塘下遲田
壹拾畝大小共拾肆坵貳百把東至晏姓田□

至晏姓田南至賣人山北至晏姓田爲界蔭注塘壹坵地名坑塘又墾下小塘壹坵載塘叁畝柴分新建瓦庄壹所地基墻垣門窻戶櫺俱全外屋後茅山壹障右邊眞至馬王塘左以本庄田脚爲界載山鈔貳畝其田畝錢糧收入南隅二畝立名江桐山縣義學名下將每年租穀完納餘租義學收爲俸膳之資後之賢宰倘捐俸完糧俾租谷盡給義學生徒更戴作人雅意矣

峕

康熙五十年歲次辛卯黃鍾月長至日